

道餘錄

C40
4514
(114)



C 40-4514



B 64853

道餘錄序

余曩爲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庵及和尚于徑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觀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三先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可謂間世之英傑爲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輔名教惟以攘斥佛老爲心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古今共然奚足怪乎三先生既爲斯文宗主後學之師範雖曰攘斥佛老必當據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書不



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邪說之辭枉抑太過世之人心亦多不平況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二十八條晦庵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爲謬誕余不揣乃爲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三先生辯也不得已也亦非佞於佛也藁成藏於巾笥有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退因檢故紙得此藁卽淨寫成帙目曰道餘錄置之几案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永樂十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序

道餘錄

逃虛子姚廣孝著

卓吾李贄閱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槩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爾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卻又耍周徧謂旣得本不患不

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逖虛曰明道謂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修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豈是絕倫類者邪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於荊蠻孔子稱其爲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不聽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爲聖之清者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裏去殊不知佛之學無

有定法名阿耨菩提所以華嚴云世間法卽出世間法出世間法卽世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佛幾曾執著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爲比丘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爲居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爲寄寓者佛書有云旅泊三界茫茫大化之中何物而非寄寓也哉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者此是程

撰述
須像錄
夫子自說佛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修善念報君親師友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尚欲脫之況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間嘗有門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既是道學君子何爲兩其說焉教弟子曰佛爲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卻自罵佛曰懶胡豈道學君子之爲乎又言他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箇人以愚言之

世上亦不多這一箇人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旣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石多閱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蓋因程子存物我之心滯於一偏而不能撒藩籬而爲大方之家也悲夫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箇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

蓋謂自家元是天然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亦修治之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

說此理本無二也

遜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箇不好底性著此是明道自生此說佛未嘗有此說如普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

撰述
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爲不動佛說幻妄如是而已明道旣言道卽是性性豈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蓮華爲喻蓮華生於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汚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白六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讓曰修證則不無染汚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汚壞修治者哉明道於窮理盡性之學恐未徹在

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于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樓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爲北云云此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爲喻極是明白言人旣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明道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決不說禪者強生事也又言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

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若能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
明道若看得此言破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
矣韓持國當時何無一語以答之惜哉

明道先生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來無
一人覺此是被它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
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爲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
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
然要知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學不如是

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
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惟學
佛人人談之瀾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錄千七百人
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
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
肯削髮胡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
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卻變壞便
以爲幻故亦以人生死爲幻何不付與它物生死成
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逃虛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年

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若如此說二千年來只有明道一人不被他恐動可謂豪傑之士也又言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邪如佛論生死圓覺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名爲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佛之學爲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學者了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正如佛因中爲哥利王割截身體不生瞋恨又如師子尊者罽賓國王問尊者施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恡此頭罽賓斬之

又如靜靄灑師因周武毀教不能救自舍其身抽腸胃以挂松枝條其肉布于石上捧心而死斯等載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爲怕生死也又言下俗之人固多愚易以利動若言二千年來無人覺此二千年來竝無聰明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人被他恐動也明道之言何其妄誕如此又言禪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禪學者生死且不思況存利心邪又言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

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人之道豈專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圓冠方履人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不專在形服上也明矣明道直欲六合之間四夷八蠻凡戴髮含齒者必欲盡從周制衣冠方信是會聖人之道明道之執見僻說若委巷之曲士誠可咲也又言禪家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夫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理固然以達人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明道未之思爾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爲異端之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競起角立淳厚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爾若欲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可奈何則得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謂其道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爲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卻都沒人去裏

逸虛曰明道言盡爲佛天下卻都沒人去裏明道
如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可同日而語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樂歸
而懷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
釋氏時或尚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
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
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也然據今日次第便有
數孟子亦無如之何

逸虛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不
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明道何乃自苦如此詩云善
戲謔兮不爲虐兮聖人刪詩尚取之況於談禪者
乎明道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嘗談終日聞而未嘗
聞之理決無不樂而懷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何
能救明道若救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哉
明道何拘拘於小節而自苦如此又言古亦有釋
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談性
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
何其言之謬也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
哉豈不知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
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

異述
上百萬人天衆前拈起金波羅傘惟迦葉破顏微笑餘衆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謬甚矣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曾斷絕不知佛之學爲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又言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愚言之今日若有孟子聞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歎賞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闇今之入人也乘其高明

逃虛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涅槃人雖有愚闇高明之殊佛性一也縱愚闇者可惑高明者其可惑乎若謂佛善惑人明道之言失矣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

既如死灰槁木卻於何處有事

逸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外道邪禪也大乘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姪怒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怛地便爲究竟也灰心泯智之徒禪祖叱之爲冤不散底死人實爲生死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逸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伊川謂禪家說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烏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

龍心禪師曰人之生三緣和合乃生有卽死卽生奪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爲漕使到處是正位正言疑否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其說禪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此是伊川自造此說誣禪學者伊川良心何在

或問伊川先生言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之言何如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道又卻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旣生日日長行而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箇消長盈虧耳更無別事

撰述也
遺傳錄
十二
逸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爲一劫猶世言春夏秋冬爲一歲豈亂道也如言成壞則是住與空則非大凡物成則現存爲住壞則後沒爲空顯然之理伊川非之亦謬矣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可賤也故曰爲僕隸

逸虛曰佛願一切衆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逸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爲善而不化人爲惡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伊川之言何太過邪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天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平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逸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塵毛刹海無所不知無物不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徧知明行足若以管窺天者去子自道也

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豈有異也伊川安知此哉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達道又欲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是然後無疑則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雖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辯印證始得受用誠有此說譬如金之真偽非鍛師則

不能別若真金愈鍛愈明若藥汞銀一鍛卽流去如聖門弟子顏回終日不違如愚孔子曰回也不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也聖人之許與豈非印證也歟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爲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川言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程夫子崛強自任傳聖人之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哀便有樂釋氏所在便須覓

一箇占姦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逸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
乎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學既
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卻歸於自私自利自私自
利是小人所爲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聖人清淨
寂滅之道者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三尺童子亦
知有也言釋氏占姦打訛卒歸於自私自利伊川誣佛
何其甚之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
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息時至忙者無
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
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
逸虛曰學禪者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謂之常忙如
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
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
只被爲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
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昏迷迷閻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
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撰述
運金錄
十五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纔一舉是非紛然
心若一歇是非寂爾豈但學禪者邪所以禪祖云
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
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世人只爲認著有我
便被物所役若逢我無我則能轉物也程子墮在
拘滯執泥坑裏事事轉動不得悲夫

伊川先生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
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世
俗無知之人聞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世間
便作出世間想卻不知世間卽出世間出世間卽
世間癡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
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與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
其學者善遷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逃虛曰晉楞嚴云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
他國空無出入佛以此喻識情妄有來去其如來
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程子誤解佛言
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逃虛曰程子豈知禪道也哉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佛事門頭不舍一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
輪鳥之無翼決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
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
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
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逃虛曰程夫子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迹本乎
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
人學無常師師鄰子老聃萇弘師襄項橐所以集

大成也佛豈單於老聃諸子者哉伊川不願從而
師之亦陋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
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斯言是
已如何卻又偷佛說爲已使如此則求之六經亦
不足矣程夫子何其謬哉

伊川先生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
謂旣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
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旣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
障則已與理爲二

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單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

理而違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執一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卻好至於世事徃徃直有都不知者乃是實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惟弄口頭士大夫座間供談咲而已幾曾有實得蓋可非也若以禪者一槩如此大似魚目混珍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釋道之學既窮深極微烏得窮神知化

不與乎是程子見之偏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

逃虛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谿參六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卽返叢林中呼爲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故名爲佛孟子之言與佛異焉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卻爲他求道未有所得

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否深者固難及

逃虛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禪惟逢磨一宗為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曲相謂之頓修果得此道者灑灑落落居一切時遇一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豈不樂哉程子蓋未嘗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有術如五侯鯖程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

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他歸宿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迴生死卻為釋氏之辭善逃才窮着他便道我不為者箇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逃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卻者箇心怎生事神明

逃虛曰華嚴廼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三觀圓契於無際一玄總具於毛端塵含濛界量無廣狹之殊海印森羅允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議之大

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周遮也程夫子知萬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散於萬事重重無盡無盡重重自他不間於微塵始終不離於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所能知也然而百家衆藝無不圓該外道天魔悉皆容攝涅槃生死總是空華地獄天宮皆爲淨土若言爲輪迴生死怕怖而自私謬之謬矣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入死爲化度一切衆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園觀爾又言釋氏善趣其言既是要趣焉得又寫在冊子上決非遜也程夫子卻將淺近瑣末燒一

炷香這等事來以誣佛聖此豈是道學君子之所爲若程夫子得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若以華嚴事事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炷香而有無窮福利乃至一微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程夫子未之聞也奚足怪哉

晦庵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箇莫說者箇至於萬理鏘綜都不知

遜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箇莫說者箇若舍者箇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總不出者箇晦庵恐未見影在

晦庵先生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令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逃虛曰纔說箇虛靜便不忙矣若曰使令學者忙得更不敢睡此是朱子寢語

晦庵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克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箇道理縱使上古

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箇道理若以佛氏全不識此箇道理亦難言也蒙以道理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道理出來豈從外得朱子以程伊川之言爲是卻不近理而昧其心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拘得它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

遜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焉其長也欲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勢如何拘得他轉大槩人於目前尚無奈何何況三世之後朱子何慮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何如予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庵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在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云禪家有黠者曰若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

遜虛曰晦庵言釋氏專以作用爲性作用爲性如義學之卽體之用卽用之體也若言專以作用爲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裏都說作用爲性佛祖說法隨機應用只如晦庵言禪家有黠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祖師拈這公案

開示學人豈是黠也晦庵蓋未知禪門中事惟逞私意以詆佛其可咲乎

晦庵先生曰逢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逵虛曰晉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尚老莊彼時佛經翻譯過東土來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肇法師注并肇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者有之遠肇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尚老莊其見亦有相似

處故逢磨過東土來說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掃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肇論其文或似老莊如般若華嚴涅槃寶積楞伽等大經何嘗有一言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曾有此說也至於偈有平仄押韻出於後人編集之手或有之何足較也朱子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枝末何識量之狹哉

晦庵先生曰釋氏云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逵虛曰釋氏古尊宿死者多剋日剋期而去載在

撰述
二十
方冊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庵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
不見四旁某以爲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
影耳

遞虛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瞥見
水中天影晦庵失卻眼在

晦庵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
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
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
秀才家舉業相似與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

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爲人與俗人
無異只緣禪自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者
行是行事解是禪也

遞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虚頭禪者東邊趨一言半
句西邊趨一言半句以資談柄便是會禪他那裏
曾夢見禪在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悟卻不
曾實下工夫所悟卻淺習氣種子卻深故被習氣
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假如有一等
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義道德觀其所行
不孝不義非爲妄作至乎犯形憲而貽辱父母者

徃徃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不才非釋迦仲尼之罪也朱子當置之勿論

晦庵先生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僊龍鬼雖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門頓悟妙理爲務若真積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顯異惑人也若言佛之神異爲妖怪朱子亦怪矣

晦庵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之說曰此是偷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

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卻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卻受他血陰它說傾此與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卻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復歸太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卻依前

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遊竟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太原裏面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箇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心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致也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衆生本無生滅與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妄想執著起諸憎愛造諸善不善業及乎業報至時此之心識循業發現故有輪轉生死六道

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逢法性空涅槃尚不可得況生死乎所以圓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程朱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偷生奪陰禪家不曾見有此說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方冊所載者不必說據目前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門南司牡丹被夫踢死其竟徑到薄姬娘娘廟中在內伏侍三年後借本處袁馬頭死屍還竟時

懿文太子往陝西駕回至河南府官啓袁馬頭借屍還竟事太子回 朝奏

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 廷問是實賞賜鈔帛
有 旨令兩家給養天下人之所共知者若程朱
橫渠言形潰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借屍還屍
者若有此借屍還屍者豈無輪轉生死者哉程朱
但說精氣爲物不言遊魂爲變變則輪轉之理顯
然可見程朱橫渠何不推此理也

晦庵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爲其所迷
惑鬼神亦被他迷惑大抵廟中所塑僧像乃勸其不
用牲祭者其它廟中亦必有箇勸善大師蓋緣人之
信向者既衆鬼神只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佛氏之教無非化人爲善與儒者道並行
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用牲
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感鬼神
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說之辭使鬼神
迷惑者邪朱子何見之不明如此
晦庵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
餐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
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於山林煨箇折
腳鐺子煮飯喫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太忘

人世單單守此道昔人謂之曰保養聖胎又云如
鳥雛纔出殼須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其高飛遠
舉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出來行道磨
不磷涅不緇那時得甚生氣槩光明俊偉不由人
不敬伏況其機鋒峭峻世無敵者朱子見之亦必
甘心又手看他口動也

晦庵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
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
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姚

秦羅什譯肇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玄奘
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爾此經惟談不思議解
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晦庵言李伯紀之
子說是南北朝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
在正史然檢不見斯經既有三譯決非人撰者信
知是此人誑語晦庵於格物致知之學講之甚熟
如何於此事卻不格也

晦庵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數語闢得極善
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是強要寂
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

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
怒更不中節晉末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
今本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
然實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
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
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
近底年代

逃虛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做
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

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離生滅求寂滅則
不是卽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卽有爲而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也晦庵言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
須是強要它寂滅做甚旣寂滅後卻作何用何況
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
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晦庵所言可謂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也杲大慧宋朝僧資性高妙參
禪第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悟勤住徑山
大機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士林中稱其忠
孝兩全何也不阿秦檜爲忠俗家無後爲其立嗣

治家舍以正彝倫爲孝載在方冊晦庵言其做事
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
寂滅現前嬉笑怒罵無非佛事再要點檢箇甚麼
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問甚麼中節不中節所以
永嘉云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晦
庵言晉末以前遠濼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
士大夫所談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剽切其說
膚齋列子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應來此剽切詆之
太甚則不公矣誠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修念佛
三昧莊列不曾有此修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

立門戶傳奕陰險小人也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
聽他說晦庵將踵其後塵奚可乎晦庵繼聖絕學
有道君子也何不思是已教人試將法華經看便
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
近底年代吁晦庵之見正是蒙莊云朝菌不知晦
朔聽聒不知春秋也悲夫

晦庵先生嘗言圓覺經前兩三章好後面便只是無
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
牛糞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
如糞茅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迦虛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罽賓王
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般刺
蜜帝譯至廣州制止寺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
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凡一經必作三分序正分流通分
如線貫華故謂之線經雖有智人亦不能添減其
一言一句晦庵言圓覺前兩三章好後面便是無
說後強添楞嚴當初只有阿難一事及帶燒牛糞
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
上乘惟顯佛之境界菩薩修習此法門者全性起

修全修在性非餘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
呪佛當時爲遣姪魔而說晦庵言燒牛糞出一呪
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呪
佛教以結壇場持呪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
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
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
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
黃土和上栴檀沉香蘇合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
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爲末合土成泥以塗
場地方圓丈六爲八角壇佛制是如此燒牛糞出

一呪經中不曾有此晦庵師儒先生道學君子如何妄說燒牛糞這一等鄙惡之事塗污佛聖於理可乎晦庵既要主張斯文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如此用心與市井間小人爭販賣者所爲何以異哉可怪可怪

或問晦庵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庵曰莊子絕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禪時義理都滅盡

遜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盡底說朱子誣佛何其如是之甚也

晦庵先生曰釋老其氣象大槩相似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如釋氏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遜虛曰老氏言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大槩相似佛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若言佛氏一箇渾身都不管了成大妄語

晦庵先生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得厭薄世故而盡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開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形名等本於老氏之意

遜虛曰華嚴云居有爲界示無爲法而不壞滅有爲之相居無爲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私之厭二乘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老氏之失非吾所知

晦庵先生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其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卻不知上蔡也恁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其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遜虛曰釋迦立教化度衆生說施戒忍進定慧六

者兼以萬行修之使其檢束身心真實履踐始克
證成菩提道果豈但言說而已哉至於六祖壇經
所說無修而修修而無修譬如磨鏡垢盡明現發
明如來圓頓宗旨爾豈是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
伊川參某僧得其說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是爲
洛學所以謝顯道說伊川嘗參某僧有所得後遂
反之將來教門弟子是爲洛學時人譏其偷佛說
爲已使晦庵欲爲伊川諱之故作疑焉伊川旣是
道學君子當直道而行便言得其說則不負於心
也不知伊川講大學時至於誠意章無自欺也如

何講過了

晦庵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獨無事
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
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

延虛曰以此詩觀之晦庵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
書暫得一閱尚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者乎
感興詩中有排佛一篇此是晦庵私意強欲主張
儒學故作此說奚足道哉

此詩見大全集

道餘錄

終

翰林院編修海虞居士錢謙益捐資刻此
 道餘錄 計字一萬二千二百四十 該銀六兩
 三錢六分五厘
 江陰釋在琳對長洲徐普書句容潘繼德刻
 萬曆己未歲春三月徑山化城寺識

御製... 卷之... 一...



武

